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書傳會選卷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王燕緒

校對官檢討

臣李學錦

謄錄監生

臣左熙世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二

書傳會選

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書傳會選六卷明翰林學士劉三
吾等奉勅撰案蔡沈書傳雖源出朱子而自
用已意者多當其初行已多異論宋末元初
張葆舒作尚書蔡傳訂誤黃景昌作尚書蔡
氏傳正誤程直方作蔡傳辨疑余苞舒作讀

蔡傳疑遞相詰難及元仁宗延祐二年議復貢舉定尚書義用蔡氏於是葆舒等之書盡佚不傳陳櫟初作書傳折衷頗論蔡氏之失迨法制既定乃改作纂疏發明蔡義而折衷亦佚不傳其自序所謂聖朝科舉興行書宗蔡傳固亦宜然者蓋有為也至明太祖始考天象知與蔡傳不合乃博徵績學定為此編凡蔡傳之合者存之不預立意見以曲肆詆

排其不合者則改之亦不堅持門戶以巧為
回護計所糾正凡六十六條祝允明枝山前
聞載其劄示天下者惟堯典注日月左旋洪
範註相協厥居二條舉大凡耳顧炎武日知
錄曰此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旋
主陳氏祥道高宗彤日謂祖庚繹於高宗之
廟主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亦主金
氏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

成王之七年主張氏陳氏皆不易之論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蘇氏軾謂賦與田正相當涇屬渭汭主孔傳水北曰汭太甲自周有終主金氏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於民之麗主葉氏惟金滕周公居東駁孔氏以為東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牴牾耳每傳之末繫以經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辨之甚悉其傳中用古人姓氏古書名目必具出

處兼亦考正典故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
猶在而其為此書者皆自幼為務本之學非
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
而尚有功於後學云云以炎武之淹博絕倫
罕所許可而其論如是則是書之足貴可畧
見矣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因禹貢註中滌
水至復州竟陵境者一語誤者字為來字遂
肆毒詈非篤論也考明太祖實錄與羣臣論

蔡傳之失在洪武十年三月其詔修是書則在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而成書以九月己酉僅五閱月觀劉三吾叙稱臣三吾備員翰林屢嘗以其說上聞皇上允請乃詔天下儒士倣石渠白虎故事與臣等同校定之則是十七年間三吾已考証講求先有定見特參稽衆論以成之耳惟實錄所載纂修諸臣姓名與此本卷首所列不符朱彝尊經義考謂許

觀景清盧原質戴德彝等皆以死建文之難
刪去其說是已然胡季安門克新王俊華等
十一人何以併刪且靳觀吳子恭宋麟三人
此書所不載又何以增入蓋永樂中重修太
祖實錄其意主於誣惠宗君臣以罪明靖難
之非得已耳其餘草草非所注意故舛謬百
出不足為據此書為當時舊本當以所列姓
名為定可也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書傳會選序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當大德聖人在天子位之日舉議禮制度考文之典謂六經莫古於書帝王治天下之大法莫備於書今所存者僅五十八篇諸儒訓註又各異同至宋九峰蔡氏本其師朱子之命作為集傳發明殆盡矣然其書成於朱子既歿之後有不能無可議者如堯典天與日月皆左旋洪範相協厥居為天之陰陽下民有未當者宜考正其說開示方來臣三吾

備員翰林屢嘗以其說上聞皇上允請乃召天下儒士
做石渠虎觀故事與臣等同校定之凡蔡氏之得者存
之失者正之旁采諸家之說足其所未備書成賜名曰
書傳會選今所引用先儒姓氏定為凡例于後

凡例

一自虞書二典三謨以下每篇悉具篇題經例大書傳
例小書只從原詁訓字起如曰粵越通之類至於新
引諸家之說就錄于下其下復用蔡說則圈以別之
從省也

一蔡傳有須易者以他說易之如堯典九族則易以夏
侯氏之說民析因夷及日月左行之類皆用他說而
去其本文即實也

一五十八篇之傳有非蔡氏之舊者別而出之凡六十

六條

一所引先儒姓氏漢孔安國氏夏侯勝氏晉王輔嗣氏
郭景純氏唐孔穎達氏宋張橫渠氏東坡蘇氏東萊
呂氏新安王氏伯圭程氏五峰胡氏月卿許氏之奇
林氏大猷陳氏應麟王氏補之鄒氏新安陳氏仁山
金氏董氏胡氏

一會選今儒姓氏翰林學士劉三吾國子祭酒胡季安

左春坊左贊善門克新右春坊右贊善王俊華翰林
致仕編修張美和國子致仕博士錢宰翰林修撰許
觀張信翰林編修馬京盧原質齊麟張顯宗景清戴
德彛國子助教高耀王英定公靜教授高讓學正王
子謙教諭張仕諤何原銘傅子裕周惟善俞友仁訓
導趙信謝子方周寬洪初王廷賓萬鈞唐棐儒士熊
釗蕭尚仁揭軌靳權張文翰王允升張師哲蕭子尚
解震

書序

漢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

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陸氏曰伏羲風姓以木德王即大皞也書

契刻木而書其側以約事也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文字也籍書籍也音釋

序

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世孫漢武帝時為諫大夫王于放反

傳

陸氏名元朗字德明以字行唐高祖

時為國子博士作諸經傳音義王于放反大音泰皞下老反音與鎬同治去聲

伏羲神農黃帝

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

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

興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

陸氏曰神農炎帝也姜姓

以火德王黃帝軒轅也姬姓以土德王一號有熊氏墳大也少昊金天氏名摯已姓黃帝之子以金德王顓頊

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以水德王高辛帝嚳也黃帝之曾孫姬姓以木德王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帝嚳之子初

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以火德王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以土德王夏禹有天

下之號也以金德王商湯有天下之號也以木德王桀殷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有天下之號也以木德王桀殷以水

音釋序

少失照反吳下老反顓音專項吁玉反

傳

王于放反下德王並同號去聲下同嚳枯沃反

耆渠伊反史記註作伊祈周禮有伊耆氏註云古王者號今為姓又說見伊訓篇度達各反

八卦之

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

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

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

帝王遺書也

陸氏曰索求也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

音釋序

索色窄反傳柱應反後凡

言春秋傳者倣此相去聲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

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

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

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

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

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

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程子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

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人稱迷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偽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是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說也

音釋序

論盧昆反斷都傳去上聲下玩反音與煨同並同要去

聲治去聲載作代反音
與載同識音志應平聲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

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秦國

名始皇名政并六國為天子自號始皇帝焚詩書在三
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顏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
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
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音

釋序難去聲傳并去聲傳杜應反孔鮒符遇反字子魚
解音蟹孔子九世孫為陳涉博士騰之兄也騰

字子襄為漢惠帝博士安國之祖漢室龍興開設學校苟求儒雅以闡

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

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漢藝

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註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為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註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秦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此序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伏生本但有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

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秦誓一篇故為二十九篇耳其秦誓真偽之說詳見本篇此未暇論也

音釋序

校胡教反濟子禮反過古臥反裁字當作才俗作纔僅也

傳

傳柱懸反治澄之反下同太常

掌宗廟禮儀泰名奉常漢景帝更名太常掌故晁錯傳註掌故百石吏主故事也晁錯音潮措漢文帝時人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作古文尚書訓詁光武時為議郎屬音燭馬鄭後漢馬融字季長扶風人鄭玄字康成北海人唐藝文志古文尚書馬融傳十卷鄭玄註九卷孔穎達字仲達孔子三十二世孫唐太宗時為國子司業承詔作五經註疏名曰正義復扶又反見形旬反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

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

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

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
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
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
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
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
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
待能者

陸氏曰共王漢景帝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
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蟇子書形

似之為隸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吳氏曰伏生傳於
既菴之時而安國為隸古義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

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聾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二體乎其亦難言矣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肅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同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為一篇共五十九篇卽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為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為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同序者大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又大禹皋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為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磨滅者汨作九共九篇橐籥帝嚳釐飫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

典寶明居肆命祖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
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
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今亡劉氏安世曰
古文尚書乃科斗文字科斗變為大篆大篆變為小篆
小篆變為隸書所謂今文字乃漢之
隸書故曰為隸古定其去科斗遠矣
音釋序 共音恭好
聲壞音怪下同夏亥雅反傳枉戀反論盧昆反下同科
斗書廢孔䟽云蒼頡書三代不改至周時與史籀大篆
並行秦滅經籍始改字法故漢世無知古文者更平聲
合音閭又如字下同復如字謂復孔壁古文之舊取出
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五篇并序一篇陸氏音
扶又反謂再取出此五篇也亦通并卑盈反及也可復
時掌反 傳 傳枉戀反下之傳同夫音扶下同聲牛交
反 也 汨音骨共音恭稟口到反飫依據
反 訾枯沃反釐陵之反分扶問反 承詔為五十九篇

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
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
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

五十八篇

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為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為孔子

所作音釋序

為去聲傳杜戀反下同研倪堅反思去聲既見形甸反近巨靳反附近之也冠古玩反

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

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陸氏曰漢

武帝末征和中江亢造蠱敗房太子按安國此序不類西京文字疑或後人所託然無據未敢必也以其本末

頗詳故倘載之
讀者宜考焉

音釋序

復扶又反
好去聲

漢書藝文志云書者

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

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括蒼葉夢得曰
尚書文皆奇澀

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按此說是也大抵書文訓詁多奇澀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詁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為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彙括潤色羸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

音釋序

應平聲當也
言當近正也

傳

易以
致反

彙括音隱括揉曲者曰彙正
直者曰括羸坐五反疏略也

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

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

有張霸之徒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
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
旅獒罔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為十六卷蓋亦
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
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及秦誓共為三十四篇而偽作此
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
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
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為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

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沖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漢書

所引泰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略同者疑伏生口傳而晁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所偽作者也

音釋

序

傳柱戀反下同張霸前漢東萊人見百篇之序按史記盡引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偽泰誓一篇並不

引孔壁所增諸篇是太史公未見孔壁書明矣然却多引小序雖亡篇之序亦有之是西漢之世自有百篇之序故太史公見之造偽書者亦見之非專出於孔壁也復如字劉向字子政楚元王交玄孫班固字孟堅後漢

扶風人劉歆字子駿向之子賈逵字景伯後漢扶風人
服虔字子慎後漢河南人杜預字元凱晉京兆杜陵人
王肅字子邕東海蘭陵人魏衛將軍太常鄭沖字文和
滎陽人晉初太傅蘇愉字休預扶風人梁柳字洪季天
水人內兄舅之子長於已者皇甫謐覓畢反字士安安
定朝那人臧曹字彥和陽城人梅賾仕革反字仲真汝
南人為預章內傳屬音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
史上是掌反燭

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
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
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而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
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

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
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
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
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
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故今定此本壹
以諸篇正文為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
之舊而又集傳其所可知姑闕其所不可知者云音釋
序

易以鼓反下同近巨謹反遠近之近倍與背通不類
西京文字都陽程伯圭曰西漢未有學左氏春秋傳

者劉歆始表章而諸儒詆罷之今孔序及傳中皆引
左傳非巫蠱以前之書明矣先見反而見形旬反復
扶又反傳
枉戀反

欽定四庫全書

書傳會選卷一

明 劉三吾等 撰

虞書

虞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

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
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為夏書
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夏氏僕曰謂之虞書
則見堯上承於堯下授於

禹三聖

授受實守一道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
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

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
訓為常也今文古文皆有

音釋傳

說文書名後
漢許慎字叔

重作丌居之反說文云下基也薦物之丌音與基同象兩木承橫板故曰閣之也禮記內則註閣者反藏之所以板之也今文伏生所授馬鄭等所註古文孔壁所藏孔安國所傳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

四表格于上下

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

將叙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

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叙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音釋經

曰王伐反音與越同上畫不滿與日字異稽堅奚反

唐玄度九經字樣云字左旁從禾木之曲頭也從禾者非詳見說文放甫兩反傳並同後凡傳中字與經同音者於傳不復音思傳粵王伐反見形旬反強去聲被平義反上聲下並同行胡孟反

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

民於變時雍

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九族夏侯氏曰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皆能
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
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為善也時是雍和也此
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

釋經

於音烏雍

傳

畿音祈說文云天子千里之地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乃者繼事之辭羲氏和氏主歷象授時之官若順也吳廣

大之意歷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
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
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
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
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

音釋經

吳下老反傳宿音秀下

洪氏曰二十八宿經星也言居宿其所而不動止當讀
如本音經緯凡天象定者為經動者為緯十二次寅折

木卯大火辰壽星己鶉尾午鶉火未鶉首申實沈酉大梁戌降婁亥娵訾子玄枵丑星紀亦曰十二辰日月所會之處也見形旬反顯露也後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傳中凡言見某處者以類推也

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

獸孳尾

此下四節言歷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

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也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略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嘗歷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歷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為適中

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
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為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
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孔氏曰厥其也民冬寒並入室
處春事既起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民析
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鳥獸
孳尾以物之生毓而驗其氣之和也音釋經宅蔡邕石
氏周禮註引書度西日柳谷朱子語錄云古字宅度通
用宅岫夷之類想只是四方度其日景以作歷耳岫夷
上音隅史記作郁夷書緯作禺鋋賜音陽寅夷真反又
延知反按韻書釋夷真反者為敬延知反者為東方之
辰然陸氏兼取二音是二義可互傳差初加反馨枯沃
讀也後皆倣此出如字孳音字反歷日月事見史
記朝馳遙反識音志下章同景於景反今作影下章同
見形句反一行胡孟反唐僧名郊國公張公謹之孫出
家隱於嵩山散先肝反乳儒遇反音與申命義叔宅南
孺同說文云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

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

革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日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

也史記索隱作南為謂所當為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

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

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位也陳氏大猷曰因者因春之事以致其力希毛羽少而踈革易也音釋

經訛吾禾反夏亥駕反春秋釋例云夏傳重諸用反再字惟春夏之夏去聲餘皆戶雅反傳也曰明都鄭

註云南交下三字磨減故以意補之也長上聲史記索隱唐玄宗時司馬貞作冬夏致日周禮玉人云土圭尺

有五寸以致日註云度日景至否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至之景大有三尺又典瑞註致日月者度其景

至否以知其行得失也祠疑當作伺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

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西謂西極之地

也曰昧谷者以日所入而名也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為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夷平也程氏曰秋成而民心力平夷也毛毳鳥音釋經餞慈演才線三傳莫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音釋經反毳蘇典反音暮夕朝見曰朝暮見曰夕國語大采朝日申命和叔宅小采夕月即此類也見形甸反更平聲

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曰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隤鳥

獸毼毛

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為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

則淪於地中萬物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為正陰位也陳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毼毛鳥獸生與毼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羲和造歷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按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度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歷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

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大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密也因附著於此金氏燧曰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月令中星與今日又不同歲有差歟先賢故立歲差之法以步之差法當以七十三年者為稍的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昏昴中至月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月令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昏奎中至元朝初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昏壁中至延祐又經四十餘年而冬至日在箕八度矣晷亦壁中以此驗之誠有不同唐孔氏曰春言星鳥以象言夏言星火以次言秋冬言虛昴以

音釋經

易夷益反昴莫飽反說文廣韻等並

宿言文不同者互相通也
同一云當音留詩小星篇與稠猶為韻詩疏云昴之言留也物成就繫留也字下當作𠂔𠂔於到反孔傳云𠂔室也孔疏引爾雅室西南隅謂之𠂔𠂔是室內之名故蔡傳因之訓為室內蓋言室內隱𠂔之處可避風寒不

必專指西南隅也陸氏音於六傳復扶又反更平聲與
反從馬氏訓暖故也鼯而隴反而究反鼯充芮反毛
細緝也夫音扶四分扶問反今多作平聲讀亦通下同
後凡言天度者並同差初加反或音蹉亦通下並同易
以致反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何承天東海郟人宋
御史中丞劉焯音灼字士元信都人開皇中嘗直門下
省按劉焯之後唐一行以八十年差一度宋紀元歷
以七十八年差一度蔡伯靜以六十年差一度又或以
五十九年差一度至元中司天監王恂以七十二年差
一度或謂近之然天運不齊日月星辰皆動物行度疾
徐無常若立定法以逐之久而亦必有差反不如帝曰
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之為簡切也近巨謹反帝曰

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咨嗟也嗟歎而告之也暨及也
朞猶周也允信釐治工官庶衆

績功咸皆熙廣也陳氏大猷曰一朞三百六十六日其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日行天一度一朞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四分度之一當一日是為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月行連一日行天十二度強一月一周天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則為一月十二會則為一歲一月三十日除小盡六日一歲止三百五十四日每日行天一度是一歲中實欠十有一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也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使日行所欠之天度以歸其不齊之數而後春夏秋冬之氣節始正而歲始成是為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置閏之說以一歲之常數論之則其多五日有奇者為氣盈每歲有小月六則其少六日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下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久至于三失閏則春皆入

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工而衆功皆廣也陳氏祥道曰天遠地而轉一晝一夜適周一匝又起一度天左旋日月違天而右轉日一日行天一度月一日行天十二度强天之旋如磨之左轉日月如蟻行磨上而右轉磨轉連而蟻行遲故日月為天所牽轉至於日沒日出非日之行乃天運於地外而日隨之出沒也音釋經有與又通陸氏無音後凡如十有一傳治澄之反下同按治字本平聲借用乃為去聲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者並無音去聲者乃音直吏反而讀者不察乃或皆作去聲讀之今二聲並音以矯其弊平聲者修理其事方用其力也去聲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也諸篇中有不及盡音者以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此推之皆可見矣分齊上扶問反

放齊曰肩子朱啓明帝曰吁囂訟可乎

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為禪舜

張本也疇誰咨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肩嗣也肩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問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囂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盖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囂訟禹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肩國子爵堯時諸侯也夏書有肩侯周書有肩之辭衣今亦未見其必不然姑存於此云

音

釋經

放甫兩反肩羊進反

傳

為去聲下誰為同譚時戰反為治上如字下去聲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

言庸違象恭滔天

采事也都歎美之辭也驩堯臣名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

儻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上章音釋經驩呼官反兜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音釋經驩呼官反兜恭屨仕傳見形甸反下而見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限反

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

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

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

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汎濫而逆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

治水也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鯀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為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圯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鯀婞直是其方命圯族之證也岳曰四岳之獨言也異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強舉之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戴音釋經湯音傷蕩大年也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音釋經浪待朗二反浩下老反僉千廉反於音烏鯀古本反咈符勿反地部鄙反異鄭氏音異孔氏王氏音括孔傳訓已也退也說文亦音異訓舉也蔡傳蓋兼取二義廣韻訓歎也又列子楊朱篇何以異哉張湛注異古異字姑詳錄于此載

子亥反音與宰同傳

澤音降洩古但作泄唐避諱作洩
阜房岳反漫謨官反治平聲後凡

言治水者倣此朝馳遙反崇國名伯爵廢閣字本作格
音閣止也史記義縱傳廢格沮事注謂廢格詔書沮成
事也悻悻並下頂反狠
也二字通用強上聲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

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

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

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

哉

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吳氏曰吳遜古通用言汝四岳
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

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四岳獨對也瞽無目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天為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也釐理降下也媯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蓋舜所居之地嬪婦也虞舜氏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媯

水之北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
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況以天子之女嫁於
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董氏鼎曰帝堯為五帝之盛
帝帝堯為百篇之首篇呂氏謂書首二典猶易首乾坤
乾君道坤臣道天地之道備於乾坤而君臣之道見於
二典至當之論也然堯典篇中不過三大節修齊治平
一也治歷明時二也知人舉舜三也節用有三而綱領
惟一者敬而已欽哉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
一篇之中言欽不一曰恭曰寅何往非一敬所貫通者
先儒謂敬者百聖傳心之法而實自堯啓其端信夫
音釋經 女于上尼據反媯俱為**傳** 不稱去聲復扶又反
反汭如稅反嬪毘賓反治平聲下同女以上
尼據反往之女與
汝通餘並如字

舜典

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于堯典而無篇首二
十八字唐孔氏曰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

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按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以慎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慎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註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偽蓋過音釋傳

賾上是掌反下乃上同孔傳枉戀反王范王肅見前范甯字武子東晉人

唐藝文志古文尚書王肅註十卷范甯註十卷蕭鸞南齊明帝姚方興吳興人航音杭大航頭建康

地名史作大拊購居
候反以財有所求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

德升聞乃命以位

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哲智也溫和平粹也塞實也玄幽潛也升

上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

音釋經

重平聲濬音峻塞入聲

傳

是掌

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

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為司徒之官也揆度也百揆者

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也時敘以時而敘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烈迅速錯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為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愚謂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懼失常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意為近之陳氏大猷曰此章述舜登庸歷試音釋傳別筆列反長上聲度達各反下同度諸艱之事音釋傳量上如字下去聲喪去聲匕卑履反鬯丑亮反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

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言詢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

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讓于德讓于有德之人也或曰謙遜自以其德不足為嗣也仁山金氏曰受終之先必有命之之辭王文憲公謂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當在舜讓于德弗嗣之下音釋經底軫視反音與音同字正月上

日受終于文祖

如上帝也葉氏曰上旬之日曾氏曰

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音釋經正音政祖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為何人也音釋經下月正

同音征非避泰諱改耳

傳戊音茂讀為務者非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美

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政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此言

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歷象授時
所當先也按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
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
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釜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
邊下日月各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
夜蔡邕以為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
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
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
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
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
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
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
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
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
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
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

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閭始經營之鮮于妄人
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宋錢樂
又鑄銅作渾天儀銜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
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
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為儀三
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
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
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
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為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
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
而結於其卯酉以為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
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
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
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背天經之軸內挈
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為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
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為黃單環亦刻宿度而

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為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後之日軌又為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為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為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過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為此今太史局祕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為之歷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為璣杓三星為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一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

音釋

經

璿音旋

機傳

渾胡本反

漢書

胡昆

反髀音俾又音陸蔡邕字伯喈後漢陳留人彈去聲九
胡官反半覆敷救反按此為本音借音芳六反强平聲
下同猶言有餘也嵩高中岳也在河南府登封縣宿音
秀下同落下閭字長公已郡人隱於落下武帝徵待詔
太史鮮于上音仙復姓也見揚雄法言量度上平聲下
達各反耿壽昌漢大司農中丞錢樂本名樂之宋太史
丞朝馳遙反重傳容反十二辰子丑之戌亥八干壬癸
甲乙丙丁庚辛四隅艮巽坤乾背音貝下同軌猶言道
也塾都念反要與晉通下同窾苦管反空也沈括字存
中宋吳興人為去聲綴直利反音與穉同密也杓卑遙
反北斗柄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也應平聲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註云郊
祀者祭昊天上帝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於天其禮依郊祀
為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
類于上帝是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

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
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
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
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
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鄭氏宗讀為
祭即祭法所謂祭時與寒暑日月星水旱者如此則先
祭上帝次六宗次山川然後徧音釋經類字本作禋見
羣神次序皆順相近讀作禋祈音釋經類字本作禋見
音因宗如字鄭傳造七到反周禮註造猶即也謂即祭
註當讀為禋也少失照反泰昭禮記註泰昭壇也
時四時也陰陽之神也相近當作禋祈寒暑不時則禋
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也夜明月壇也宗當作
禋幽禋星壇也雩禋水旱壇也禋音詠輯五瑞既月乃
說文云禋者設縣範為營也壇符分反

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欽瑞信也公執桓圭侯
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

壁男執蒲壁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
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註云名玉以冒以
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
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
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即辨其偽也既畫覲見四岳四方
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輯五瑞徵五等之諸
侯也此以上皆正月事至畫此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
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
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頌
同羣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偽則又頒還其瑞
以與天下正始也陳氏大猷曰類帝而下見音釋經輯
君受命於天輯五瑞而下見臣受命於君音
集覲渠傳信圭上與伸通陸佃云信圭直而躬圭曲也
各反朝馳遙反下同覆敷救反見形甸反下同徵
知陵反
召也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

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

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

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

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嶽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

略見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

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為律六為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

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為侖而十侖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侖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侖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五等諸侯所執以為贄者王氏曰凡贄諸侯圭周禮小行人六幣圭璋璧琮琥璜註云幣所以享也享后用琮則餘五玉即所贄之五玉也三帛諸侯世子執

繆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為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覲皆執此贄也五器陳氏大猷曰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器器五器即五玉也以物言則曰玉以形言則曰器也卒乃復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所考也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于祖禰鄭註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以為但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兩存之鄒氏曰合龕為合舊作十龕為合按蔡

西山律呂新書云合龠為合註云兩龠也又云十合為
升註云二十龠也漢書律歷志亦云合龠為合則作十
龠為合者非矣又曰舊本五玉即五瑞按周禮典瑞註
云瑞符信也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天子冒而
還之若五玉諸侯執贄以進見天子天子受之而不還
者也陳氏曰贄與瑞不同瑞者上班而下守之以為有
國者之符信也贄者下獻而音釋經守舒究反下並同
上受之以為享上之儀物也柴唐張參五經文
字云字本作柴下從示經典取燔柴之義多從木朱子
語錄云註家以至于岱宗柴望為句某謂當以柴望秩
于山川為句如柴望大告武成今按上章有望于山川
之語則柴字自為句尤為明按說文引書亦柴字絕句
柴言祭天望言祭山川武成以二字該二祭則傳燔柴
又當二字自為句也度如字量去聲復如字馬氏
云積柴加牲其上而焚之或云但取煙上升祭祀求諸
陽之義見形句反下同簇干候反洗蘇典反糴儒惟反

射音亦應去聲奇音畸間去聲剝匹妙反字當作慄急疾也漢書通用而度達各反九十分扶問反下並如字引以忍除刃二反韻略但有上聲廣韻玉篇有上去二聲義則一也而量平聲子穀師占云猶言穀子也禽弋灼反十禽為合音間蔡西山燕樂本原嘉量篇云合禽為合註云兩禽也又云十合為升註云二十禽也蔡氏家學相承不應有異況合禽為合乃漢律歷志本文禽即管也黃鍾之律管容秬黍一千二百謂之一禽合者并也取并合兩禽之義以為名也宋皇祐間造新樂阮逸胡瑗嘗駁今文十禽為合之誤沙隨程氏三器圖義亦嘗辨之云漢書合禽為合俗人誤以上合字為拾字也此篇集傳經朱子訂定不應有誤必傳寫之訛耳不復扶又反華胡化胡瓜二反詳見禹貢篇恒胡登反告姑沃反下並同禰乃禮反父廟也

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
天子巡守

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
於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
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
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
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周
禮曰民功曰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
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
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
有協時月日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音釋經

朝馳遙反車音居韋昭云古皆

尺遮反後漢

傳

又反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始

也十二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幽并營也中古之地但
為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
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
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

為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濬川濬導十二州之川也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為九州有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而無徐梁營也則是為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為九也陳氏經曰禹貢之作乃在堯時至舜時乃分九州為十二州至夏之時又并為九州

音釋

傳

雍於用反并平聲下並同醫無閭山名漢志遼東無慮縣註云即醫無閭也在今遼陽廣寧之間陽縣分

青州為營州歐陽忞輿地廣記載禹貢九州疆域以遼東營州屬冀州諸儒之說多同孔傳獨以為屬青州按遼東西至青州隔越巨海道里殊遠却與冀州接壤若以屬青州則非所謂因高山大川以為限之意蓋幽并營三州皆分冀州之地耳詳見禹貢篇會稽上音檜山名在越州復扶又反合音閭又如字按左傳禹鑄九鼎

但云貢金九牧又九鼎以象九州則
是十二州之分但終舜之世而已
象以典刑流宥五

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
青災肆赦怙終賊刑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

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慙殺人傷人穿
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
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
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
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本末垂革官府之刑
也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
贖刑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
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
肆縱也青災肆赦者青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
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

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為平也朱子曰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又所以寬鞭

以寬鞭

音釋

經宥音又扑普卜反贖神蜀反陸云徐仙民音樹沈存中云經典釋文如熊安生

輩多用此音陸德明多從吳音鄭康成齊人多從東音如贖音樹此北音也至於河朔人謂贖為樹今按徐音

多與衆異不及傳辟毗亦反音與聞同夫音扶下並同

盡取青所景反慙徒對反夏楚上音賈木名字本作

榎楚荆也校胡校反舍

音捨當去聲好去聲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

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遣之遠去如

水之流也故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桀紂之
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共工驩兜
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恃險為亂者
也幽洲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在今
澧州三危西裔之地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
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
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
是人而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
天下之怒為怒故天下咸服之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
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為共工渾敦為驩兜饕餮為三

苗擣机為鯨不知其果然否也王氏炎曰四罪所謂流
宥五刑也四人得罪先後不同史因言舜用刑故此事
屬辭而音釋經共音恭窳傳銅音固見形旬反當去聲
書之取亂反

反饗他刀反饗他結反
擣徒刀反机五忽反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

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于
天故曰殂體魄歸于地故

曰落喪為之服也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思慕之深
至於如此也儀禮圻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
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
堯十六即位即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
八載乃崩在位通計百單一年王氏炎曰此言天下哀
慕之情非言音釋經喪平傳為去聲下同圻與畿同音
喪服之禮也音釋經喪平傳祈齊衰音咨催應平聲下

同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

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於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音釋傳喪並平聲復扶又反喪畢明年不知何所據也

畢舜避堯之子天下歸之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

而後踐天子位孔傳本此四聰開詢謀闢開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

決天下之壅蔽新安陳氏曰自此至惟時亮天功紀舜初即位事四岳總四方諸侯故以開四方之門廣視聽於四方者咨詢之開四門有以見天下為一家之氣象明四目達四聰有以見天下為一身之精神焉陳氏大猷曰舜初攝位則觀岳牧初即位復咨十有二牧曰食

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牧養民之

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略而後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

音釋

經惇都昆反難去聲任如林反朱子語錄云難平聲任如字

言不可輕易任用人也此篇集傳曾經朱子訂定是二說皆通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

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

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

臯陶帝曰俞汝往哉

奮起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一說亮相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

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王氏曰采事也百官百揆之疇類也宅百揆得人則百官受其惠僉衆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禹如姓崇伯鯨之子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時是懋勉也指百揆之事以勉之也蓋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稷名棄姓姬氏封於邰契臣名姓子氏封於商稷契皆帝嚳之子暨及也臯陶亦臣名俞者然其舉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章稱舜曰此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在時舜未嘗稱帝此後舜方真即帝位而稱帝也孫氏曰九官咨而後命遜而後受者新命音釋經載作代也不咨而命不遜而受者皆申舊命也音釋經載作代

禰反後凡稽首皆倣傳

相去聲朝馳遙反如詳里反見形旬反下同邵音胎

帝曰

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厄后居也有爵土之稱播布也穀非一種故

曰百穀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

音釋經

描補過補火二反

帝曰契百

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親相親睦也五品父

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味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

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己而無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陳氏經曰教以敬為主而濟之以寬敬匡之直之之謂寬使自得

音釋傳

長上聲別彼列反強上聲漬疾智反勞來並去聲

帝曰臯陶蠻

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

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猾亂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之夏

疑亦取此義也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太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孔

氏以為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略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夏氏曰舜命契教以一言曰寬命皋陶教以一言曰明

音釋經

狷戶八反夏亥雅反宄音軌

傳

四時之夏亥駕反詳見堯典篇

簡而易守也朝馳遙反辟毗亦反蠶室漢書註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以置之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全因呼為蠶室屏必郢反處去聲中去聲槩居代反平斗木也大槩猶言大略近巨謹反刑當去聲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

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

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

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攬工垂之指即此也爰斯伯與三臣名也爰以積竹為兵建兵

車者斯方登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為名爰斯豈音釋能為二器者歟往哉汝諧者往哉汝和其職也

經共音恭爰音殊斯傳治平聲下同搏埴上音團下承

干羊反與音余

職

昌志二反周禮註搏之言拍

也埴粘土也思去聲攬郎計反折也語見肱篋篇積竹周禮爰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說文註積竹

謂削去其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也登丘恭反斤斧穿也按斯字說文方登斧作鑿誤帝曰疇

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上下山林澤藪也虞

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為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伯虎仲熊意以獸為名者亦以

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朱虎熊羆為伯益之佐前
受斯伯與亦當為垂之佐也陳氏大猷曰餘官有告戒
之辭工虞獨無音釋經熊回弓反虞衡周禮有山虞
若字已該之矣音釋經羅班糜反澤虞林衡川衡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

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

俞往欽哉

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
伯夷臣名姜姓秩叙也宗祖廟也秩宗主敘

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
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
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
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汚可
以交於神明矣
音釋經
夔渠宗伯宗人周禮大宗伯
夔龍二臣名龜反傳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

小宗伯掌國之神位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
人掌家祭祀之禮都家解見梓材篇汚鳥故反 帝曰

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

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

之適子也栗莊敬也上二無字與母同凡人直者必不
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
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
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
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
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
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
精神養其中之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

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歎哉夔曰以下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夔於此獨言其功此益稷之文簡編脫誤複見於此陳氏櫟曰陽律生陰呂曰下生三分長而損一陰呂生陽律曰上生三分長而益一皆是左旋隔八律而相

生黃鍾為第一宮其長九寸隔八下生林鍾為徵三分損一其長六寸林鍾隔八上生太簇為商三分益一其長八寸惟此三律長皆全寸而無餘分餘律則餘分參差不齊矣假令黃鍾為宮則相去一律而太簇為商又相去一律而姑洗為角又相去二律而林鍾為徵又相去一律而南呂為羽羽距黃鍾之宮又相去二律焉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稍下曰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

高於宮曰變宮所以

音釋經

樂如字胄直又反於如字傳胄長上聲適與嫡通

音的成均周禮註均調也樂師調其音大司樂受成章也一云成均五帝太學之名掌其遺禮可法者蕩盪並大浪待朗二反徵展里反三分損益隔八相生黃鍾之管三分損一下生林鍾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餘倣此詳見周禮大師註還音旋詳見禮運註疏復帝曰龍扶又反勝平聲濟子禮反複音復見形甸反

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

惟允

聖疾殄絕也殄行者謂傷絕善人之事也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

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矣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辟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王氏曰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契刑以弼教故次命皋工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人治之末故次命垂如此治人亦備矣然後及動植故次命益民物如此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夷夔禮先樂後故先夷後夔樂作則治功成矣賢萃功成苟讒說得行則賢者不安前功遂墮故末命龍所以防讒問衛羣賢以成其終猶命十二牧而終以難任

音釋經

聖疾力反
讒鉏咸反

殄徒典反傳復逆周禮太僕掌諸侯之復逆註復謂秦
行胡孟反傳事逆謂受下秦辟音僻尚音常沈存中云

尚只音上尚書秦官也秦人謂上為常故有常音按尚
書秦掌書籍之官天子所御皆曰尚故曰尚書如尚衣

尚食之類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二
人四岳

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
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曾氏曰
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
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謬不咨
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
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予工若上
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禮樂命令其體
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務之可
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

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皋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為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為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陳氏大猷曰皆當敬以越時以輔相顯明天之功二十二人職雖不同其為天之事則一故提其音釋傳相去聲夫音扶中去聲選須絹須究二反三載考績三綱而總戒之

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

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按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作臣作叛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

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即工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也呂刑之言遏絕則通其音釋經北如字佩傳核與覈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也

佩見形句反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徵

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為句絕耳方猶雲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徂落而死也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蓋於篇末總敘其始終也史記言舜巡守崩於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冢云董氏鼎曰自徵五典至陟帝位

是堯試舜三年內事為司徒百揆四岳未為君時也自受終至過密是攝位二十八年內事不過以百揆代堯行天子事亦未為君也曰格文祖然後即位始稱帝舜之君道乃可見耳方攝位時巡四岳朝諸侯封山濬川考禮正刑汲汲不少暇至即位後惟責成於岳牧九官舜不過執黜陟之權以激勵之外此不復以身親焉五十年間有天下而若不與非得為君之道而然歟攝政以前可見臣道之勞即位之後可見君道之逸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君臣之道一乾

音釋經

徵知

傳

竹書晉太康中

汲縣人不準發冢所得書也守舒究反下同雲徂乎方見法言寡見篇註云方四方也舜冢舜陵在道州寧遠縣南九疑山女英峰下道州本漢零陵郡地故傳稱零陵九疑山亦名蒼梧山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

以為大禹臯陶謨益稷三篇所以
備二典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命教祇敬也帝謂舜

也文命敷于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為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為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為何耶
音釋傳
漸將廉反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

民敏德

曰以下即禹祇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

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吝已者矣林氏曰人知舜恭己以享無為之治不知舜之君臣

自一話一言未嘗不以艱難為戒惟君臣不忘於克艱此所以享無為之治也音釋傳易以鼓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

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攸所也舜然禹

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克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可見程子曰舍已從人最為難事蓋已者我之所音釋經舍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音釋經捨告陸音姑沃反按韻書居號反者釋云上布下也因疑姑沃反者為下告上然以此例推陸氏諸經中音又多不合鄭氏云告之為告協音傳好去借義之假借也二音當通用益曰都帝德廣

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夏氏曰上章舜美堯獨盡克艱之道此章蓋美舜蓋克艱厥后舜所優為而不自居也

音釋

經奄衣

禹曰惠

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

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

音釋

經影古

景葛洪始加多此乃唐玄宗天寶三載命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時所易也它字有與古文異者皆此類

傳

應去聲見形句反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

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

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

無荒四夷來王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儆與警同虞度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

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為也有所圖為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哂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可疑孰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

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拂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為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王氏曰罔失法度以下脩之身者也任賢勿貳以下脩之朝者音釋經餗朱子語錄云古文作敬唐改也罔違道以下施之天下者也今文樂音洛去上聲傳虞度達各反下虞度同易以豉弗符勿反急蕩亥反反下樂易同間去聲斷都玩反下同復扶又反見形旬反樂音洛幾音機處上聲舍音捨勝平聲禹曰於帝念哉德惟

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俾勿壞

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當深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

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王氏炎曰溝澮之導諸之蓄井之汲水之修也鑽燧有變焚萊有禁火之修也產於地取之有時鎔範而成之金之修也植於山林斬之有時掄材而取之木之修也辨肥瘠相高下以榷百物土之修也播種有宜耨穫有節穀之修也水以制火火以煉金金以治木木以壅土土以生穀此六府之序也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饑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三也敘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

以九功之敘而誅之歌也言九者既以修和各由其理
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
之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
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咸古
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
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
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
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己
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
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
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
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為民食之急故別而附
之音釋經於音鳥壤傳什器史記註什數也人家常用
也胡怪反傳之器非一故以什為數衣去聲
為去聲皆當去聲汨音骨樂音洛强
上聲復扶又反勸相去聲別筆列反

帝曰俞地平天成

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

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音釋經

治去聲傳同

帝曰格汝禹朕

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九

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衆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

音釋經

堯莫報反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

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

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

能勝任民不依歸惟臯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臯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臯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臯陶名言於口固在於臯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臯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臯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音釋經種朱勝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音釋經種朱勝

聲舍音捨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

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

懋哉

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

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

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于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于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懲勉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臯陶之美以勸勉之也陳氏經曰明刑以弼教非特期至於治而已人期無刑焉且弼教以刑民猶有所畏而為善也無刑而協中則無所畏而為善矣

音釋

經治去聲傳

同傳

見先反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

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

犯于有司

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

而世疎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

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
即上篇所謂膏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
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
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事罪
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
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
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
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
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
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而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
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
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行洋溢漸洳浸漬有以入于民心
則天下之人無不受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
司也皋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
當其褒美之意

音釋經 重直隴反輕重
之重好去聲 傳 惡惡上去聲
而自謂已功也

廉反漬疾智反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民不法

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舜又申

言以重歎美之

音釋經

治去聲

傳

重儲用反

帝曰來禹降水做予成允

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

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

澤水

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於塞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澤洞無

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警懼於已不敢以為非己之責而自寬也允信

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懋古通用懋盛大之意丕大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嘉乃丕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為嘉美也歷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歷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音釋經降通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音釋經降通按韻書澤字有四音一音洪一音胡江反一音閑一音降皆云水不遵道懋朱子語錄云當作懋盛大也古字通數雙傳渾胡昆反淤依據反濁水中泥復扶又反下遇反同澤洞有四音此云澤洞當從閑音養去聲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

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居其可不深

音釋傳

治平聲并去聲見形句反

無稽之言勿聽弗

詢之謀勿庸

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

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音釋經

聽去聲傳治去聲下同

可愛

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
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

興我朕言不再

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

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陳氏大猷曰人心惟危以下示心法傳道統也可愛非

居以下示治法傳治統也新安陳氏曰堯授舜舜授禹
言有詳略而精微之理敬畏之心戒慎之辭一也

音釋經

出如字又尺類反好如字傳幾音機復扶

禹曰枚卜功臣惟

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

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

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

從其吉莫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筮著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既先定而衆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况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毋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陳氏經曰人謀鬼謀雖

欲其合大率以人謀為先就人謀中又以謀及已之心為主

音釋傳

復扶又反斷都玩反下同重傳

容反下同
令去聲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神宗

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正月朔旦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

音釋傳

告姑沃反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

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

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徂往也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

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有誓自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機之政而堯舜之爲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孫氏曰指其君長而言則曰有苗兼其君民言

音釋

經濟子禮反蠢則曰苗民以種類言則曰三苗

邁傳徵知陵反閭與音同壞音怪舍音三旬苗民逆命

反捨倒刀號反又都皓反夫音扶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

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

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

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

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閏月苗頑猶不聽服也贊佐届至也是時

益蓋從禹出征以苗員固恃強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
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運
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
謙者帝舜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閭下謂之旻

日非一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父母之故而號呼於昊天于其父母蓋怨慕之深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罪引慝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慝也祇敬載事也瞽長老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也齊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所以敬其言也班師王氏曰班分也如班瑞班宗彛之班禹前會諸侯之師今分而散之陳氏曰振整也分散其師整衆以歸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

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數
千載之下猶可以是以而想其一時氣象也新安陳氏曰
以禹不滿假不矜伐如此而益猶以滿損謙益為言蓋
兢業不已之誠猶懼其有一毫非苗是已之心故以此
開端而引帝之負罪變變以資之欲其謙讓之益勉也
益又凡三致意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瞽瞍之頑而孝
可若神明之幽而誠可感苗亦人耳豈有德之
盛誠之至而不可動者當不煩兵而自服也 **音釋經**
局音介號平聲旻音民慝惕德反載作代傳還音旋下
反見形句反誠音咸矧矢忍反羽王遇反傳同陸云經
典皆音旋覆敷救反呼荒故反按此字去聲為號呼之
呼以聲覺人也平聲為呼吸之呼氣息出也則凡呼天
之類皆當作去聲讀然自唐以來多只作平聲讀毛氏
韻分招呼之呼為平聲號呼之呼為去聲亦強為之說
耳故詳辨之長上聲猶豎
尹反翳壹計反弛施氏反

皋陶謨

今文古文皆有

音釋經

皋陶陸云本或作咎繇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兪如何皋

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

茲禹拜昌言曰兪

稽古之下即記皋陶之言者謂考古皋陶之言如此也皋陶言為君而信

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兪如
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皋陶美其問也慎
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
淺近之謀惇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
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
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皋陶此言
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兪而然之也又按典
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

其實謨主記言故禹臯陶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臯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者禹受舜天下非盡臯陶比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王氏炎曰臯陶之謨有三脩身也知人也安民也而脩身為本真氏曰臯陶陳謨首以謹脩其身為言蓋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慎之一言又脩身之本也思永欲其悠久不息常思所以致謹然後謂之永慎則敬而不忽思永則久而不忘脩身之道備矣然後以親親尊賢二者繼之身為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音釋傳復扶又反下庸九經之序蓋祖於此音釋傳同行胡孟反臯陶曰都

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

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因禹之命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歎

美其言謂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遷寵巧好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如有苗者不足遷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者不足畏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或曰巧言令色孔壬共工也禹言三凶而不及鯀者為親者諱也楊氏曰知人安民此皋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叙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

音釋

經令去聲

傳

復扶又反好如字下同夫音扶共音恭為去聲

皋陶曰都亦行

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

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

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為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毅者彊勇而好義也而轉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范氏曰人

君用九德必彰顯其有常者而用之則吉

音釋經

行胡孟反載作代反擾而小反又音饒說文作擾今

從隸傳

見形旬反載行如字下其行同易以鼓反好去聲應去聲

日宣三德夙夜浚

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明宣

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小大之不同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槩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祇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

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
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
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
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
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
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凝成也言
百工趨時而衆功皆成也陳氏大猷曰撫于五辰則天
道無不順矣庶績其凝則人事無不成矣此治之極也
胡氏曰五行在地為物在天為時順其時而撫之則五
物皆成其財而為人用矣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所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
空以時相原隰所以撫土辰也秋為徒杠春達溝渠所
以撫水辰也王氏曰五辰分配四時春則寅
卯為木之辰夏則巳午為火之辰餘倣此
音釋經浚

峻傳

夫音扶朝馳遙反
四季四時季月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無與毋通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令謂

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音釋經

幾音

傳

令去聲易以鼓反治平聲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

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

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敘者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惇厚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敘秩然正之使敘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實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彛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勅我自我若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天音釋經中東音傳兄弟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音釋經中東音傳兄弟長幼說見武成篇殺所介反間去聲九章至一章周禮司服衾冕九章公之服鷩冕七章侯伯之服毳冕五章

子男之服希冕四章孤之服玄冕一章卿大夫之服然此周制耳唐虞之制未必皆同也夫音扶朝馳遙反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

哉有土

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

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畏上下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知所以敬之哉

王氏應麟曰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所改當從古

音釋傳

其惡如字好惡

並去聲間去聲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皋

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皋陶謂我所言順於

理可致於行禹然其言以為致之於行信可有功皋陶
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日贊助於帝以
成其治而已

益稷

今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皋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

冊以竹為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
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
功因以
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
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

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兪師汝昌言

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

以臯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臯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禹臯陶答問者蓋相與言於帝舜之前也如何者臯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水泛濫上漫于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瞽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橐也輶史記作橐漢書作毳以板為之其狀如箕適行泥上橐史記作橐漢書作梲以鐵為之其形如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踐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循刊除也左傳云井堙木刊刊除木之義也蓋水涌不洩泛濫滿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

開道路而後水工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
民未粒食與益進衆鳥獸魚鼈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
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
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
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
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
于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
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
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
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
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
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
意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
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臯陶以其言為可師法也

音釋經

我音茲墊都念反乘平聲載作代反刊丘寒反
字本作棐鮮音仙下同畎古注反澮古外反

傳

呼去聲漫謨官反替音茂又音務目不明也輔敕倫反標倫追反提充芮反又丘妖反毳如淳音絕師古

音如字槌陟革反揭俱玉反漢書音九足反蹉倉何反跌徒結反治平聲下治水同堙音因彌音彌廣深陸並音去聲度廣曰廣度深曰深然此特言其廣狹深淺之數音如字亦通洫忽域反考工記廣深二尺曰遂廣深四尺曰溝廣深八尺曰洫蓋畎極小而澮極大故云舉大小以包其餘也積子智反起治去聲下保其治同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

弼直惟動不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既歎美

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慎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

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味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為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後我者以是昭受于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真氏曰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為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

音釋經

幾音

機應傳

當去聲省息非反重儲用反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

曰俞

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覆歎詠

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焉即俞而然之也

音釋傳

復音腹乾卦云反復道也陸音芳服

反亦作覆見形句反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

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

言汝聽

此言臣所以為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為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也下文翼為

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欲左

右有民則資汝以為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為也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

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
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
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取其考也藻
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
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辨也締鄭氏讀為
繡紕也紕以為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
也六者繪之於衣裳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
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
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
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
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又按周制
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
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
於裳衮冕九章以龍為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毳冕
五章以虎雉為首蓋以增損有虞之制而為之耳六律
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

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敘如此也在
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
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
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
汝當審樂而察政
治之得失者也
音釋經
左右上子賀反下爰救反說
文云俗作佐佑與左右手之

音異觀如字黼音甫黻音弗紉與
黼通展几反出如字又尺類反
傳
會繪古字通馬鄭
本作繪宗彛虎雖

彛上尊也盛鬱也曰彛周禮宗廟彛器有虎彛雖彛畫
虎雖於彛故以宗彛為虎雖也雖魯水反又以醉余救
二反爾雅註雖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獼尾
末有歧鼻露向上雨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
取其孝謂宗廟祭器也周禮司尊彛疏云禘祫用虎彛
雖彛又司服疏云虎取其嚴猛雖取其有智
新安羅
端良曰風雲雷雨亦天象也而有難於取象者故借四
物表見之風以虎雲以龍雷以雉雨以雉也斷都玩反

背音佩背展几反說文云箴縷所紩衣從爾聲省象刺
文也紩音秩縫也衣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六章其序
自下而上孔疏云衣章日月尊而在上裳章黼黻尊而
在下衣在上為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為陰
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五采為五色鄭註云性曰采施
曰色差按字義當音初宜反今相承音初加反畫胡卦
反驚筆列反赤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諛以
為是而背毀以為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申結上文

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此音釋傳背音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

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

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

即舜所聖者時是也。在是指忠直為言。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為頑愚讒說也必矣。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鵠。又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二焉。應古制亦不相達也。捷扑也。即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誌于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姻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讒說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教。啓其憤發。其排使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官也。格有耻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也。聖人於庶頑讒說之人。既有以啓發其憤排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

必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也
如此此即龍之所典而此命伯禹總之也
音釋經識

志颺音揚聖疾力反射侯周禮註侯者其所射也以

否俯久反傳皮飾其側以鵠著侯中比毗至反中去聲

供音恭鵠古毒反音與梧同射的也廣與崇方周禮註

崇高也方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應平聲惡如字音因周禮註姍親和也

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
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

罔功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

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
之義也獻賢也黎獻者黎民之賢者也共同時是也敷
納者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衆庶也禹雖俞帝之

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如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耳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為誣謾日進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為可慮哉

音釋

經

庶朱子語錄云此試字之誤按左傳趙襄引夏書賦納以言明試以功正作試字應去聲

無若丹

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
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
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

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
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

象刑惟明

漢志堯處子朱於丹淵為諸侯丹朱之國名也顧顧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界設舟之

類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殄絕也世者世堯
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
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
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皆知
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
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
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
甲四日也禹娶塗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
呱呱泣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
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為急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

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弼成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薄迫也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略外者如此即就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游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敘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臯陶方敬承汝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審其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黻黻之威蓋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禹之功敘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功如苗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臯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敘與帝舜治苗之本

末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阻征後帝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舜之此言雖在三謨之末而實明禹未攝位之前也音釋經傲魚到反陸云字又作𩺰好去聲傲虛上魚到反陸音五羔反頤鄂格反喉音孤庾達各反薄蒲各反音與博同詩蓼蕭註引此句傳處上聲𩺰音傲漫大浪侍郎二反陸氏直音博長上聲傳夫音扶治平聲下並同相去聲庾達各反要平聲罰當去聲背音佩夔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

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

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憂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

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唯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

詠歌之聲也格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為
賓於虞猶微子作賓於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
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
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
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枳敵郭璞云枳如漆桶方
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
敵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甄櫟之甄長一
尺以木為之始作也擊枳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櫟敵
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施
簧於管端鏞大鐘也葉氏曰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
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是也大射
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而其南笙鐘而階之西
頌磬東面其南頌鐘頌鐘即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
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
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踰踰行動之說言
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踰踰

然也。簫，古文作簫。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簫，韶季
札觀周樂，見舞韶簫者，則簫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
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
九敘，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
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雄為鳳，其雌
為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戛，擊也。球，搏拊琴瑟以
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堂下之
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
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
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
神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
虞為獸形，故於笙鏞之間，言鳥獸。踳踳，風俗通曰：舜作
簫，笙以象鳳凰，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真
有鳥獸鳳凰而踳踳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
妙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
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况舜之德致和於上，變之

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今按李札觀
周樂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
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
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
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
無不覆燾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於齊尚且
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
可知矣又按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為一段不與
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皋陶夔
益相與答問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則
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
也諸儒之說自皋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故其
說牽合不通

音釋經

憂訖點反球音求搏音搏拊音撫
鼗音桃祝昌六反致偶許反鏞音

庸間去聲傳搏至拊循至訓皆從說文又釋名云搏者
撻千羊反傳指廣搏以繫之也拊與撫同廣韻云持也

增韻云彈也按也以此釋搏拊二字似優於說文戛輕而擊重搏重而拊輕取其聲之高下大小也又孔傳云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孔疏云漢初相傳為然也樂記云治亂以相註云相即拊也裴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形如鼓尚書大傳云帝王升歌清廟以韋為鼓即搏拊也樂書云或搏或拊聲有大小之辨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以其或拊或搏莫適先後也韻書云拊當作拊樂器名也諸書所載如此而蔡氏不取蓋以上句文法例之亦從周禮大鄭註也姑詳錄于此凡毗至反陰竹生於山北者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末生者見周禮大司樂撞傳江反令平聲鉦鋗上壯所反又牀呂反下偶許反鉦音真爾雅云所以鼓敔者櫟音厖又音落字當作輶輶也應去聲下同頌儀禮註音容言成功曰頌也賁音焚宿縣與懸通先一夕懸鐘磬也間去聲下並同季札吳公子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簡與簫通古文書作簡詔按簡音簫為舜樂

名音朔乃為舞竿蔡傳兼取二義以未當也遽大註反更易也別筆例反虞曰許反鐘鼓之拊也鄒巴伯牙並人名事見荀子勸學篇見於上形句反傳杜繼夔曰於反覆數救反下同夫音扶屬音燭下同合音閭

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

磬有歌磬磬有小大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和諧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為主而石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之也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獸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者眾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

音釋經於如傳夫音扶庶尹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羸魯果

反長上聲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

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

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庸用也歌詩歌也勅戒勅也幾事之微也惟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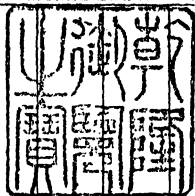
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臯
陶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
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也屢數也興
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謾欺蔽之
失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
者也此臯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
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臯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
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惰懈怠也墮傾圯也
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
廢壞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臯陶賡歌而責
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
可及也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
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舜與臯陶之賡歌三
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浚儀王氏應麟曰烹
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為戒器久不用則蠹
政不常脩則壞故以屢省為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

也又曰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音釋
禹告舜之詞心者治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
經幾音機熙虛其反叶許里反省息井反廢居孟反又
居行反說文云古績字載作代反明叶音芒脞取果
反脩徒果反墮陸音許規反蔡傳治去聲下同臣樂
訓傾圯亦當音徒果反於韻為叶傳音洛下同為之上
去聲易以豉反更平聲數色角反下同
覈音核謾莫半反又音腦往治平聲



書傳會選卷一